



一封家书

安徽太湖 王生和

你走了,我想得最多的人是你。

记得我在上小学五年级时,一天夜晚,你在灶台上做饭,父亲坐在灶膛前烧火,我在你们身边转着圈逗小妹玩。你跟父亲说,小妹一岁,该取个名字。我迫不及待地说:我来给小妹取名吧。没等父亲反应过来,你就不容置疑地说:好,由你取。父亲是乡下公认的很有“文化”的人,常有人来请他取名。你让我给最疼爱的宝贝小妹取名,父亲立马从灶膛前侧起半个身子,直溜溜盯着你,嘴唇急促地颤动了几下,好一会才一声不吭地坐回去。能给人取名,我觉得很了不起,一连兴奋了好几天。

还记得我俩比赛的事吗?有年学校放假,我随你去菜园给地皮松土。我一时兴起,提出要跟你进行松土比赛,一人一块地,谁先刨完谁是英雄,谁后刨完谁是狗熊,你立马接受“挑战”。我一个劲地往前刨,不时还瞄瞄你刨的进度,哪还顾刨得好不好。我瞄你的时候,你刨得很快;我刨的时候,你好像在看我刨,等我刨完了,你还剩最后一锄没刨。我赢了,兴奋不已,连连大声跟你说:我是英雄,你是狗熊!你有点快快地说:没大没小,看你得意的。我立马停住了喊叫,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去。等我再偷偷看你时,你在偷偷地笑。

小时候我很顽劣,常常惹是生非;成年时,也是我行我素“不务正业”。而你从没骂过我,怨过我。你总叫弟妹们要听我的话,一句“不听大哥的,迟早有你苦吃”成了你教育弟妹的口头禅。害得弟妹们小时候对我言听计从,在我面前从不说一个“不”字。时至今日,虽然弟妹们早已成家立业,天各一方,但每逢大事决断,他们总会征求一下我的意见。

在我未成年的那段岁月里,除了吃穿,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了。吃一顿肉、穿一件新衣服,都是乡下很多家庭的奢望。我上中学时周六回家。家里难得吃一回肉,你总是把最好的那几块肉用大碗扣小碗地扣着,放到碗橱的最上层。弟妹们都知道,凡是扣着的就是留给我的,不能动。从小学到高中,我穿得很整洁,同学们没人能看出我是穷人家的孩子。

每逢年关,你都急切地盼着我带妻儿一起回家过年,总是朝着我回家的方向,倚门远眺,望眼欲穿。其实我知道,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家,对你来说都是过年。你从不问我哪天返城,只小心地问我什么时候回来。我回家时的行李从来都不是我自己拿进家门,每次都是你在门外就接着,拿进屋

熨熨贴贴地放好。进门我屁股还没落凳,你就把热气腾腾的茶端到我的手上,看着我抿一口,问我好喝不,要不要加点糖。不一会,你又从房里拿出瓜子或者米糖、芝麻糖、桔子等零食,不让我和我妻儿的嘴闲着。安顿好我们以后,你就进了厨房,不一会的功夫,我熟悉而且特别喜欢的味道,就从厨房里一阵阵飘逸出来。昨天,乡下朋友捎来几块土豆腐。我问老婆准备怎么做着吃,她说你做的豆腐特别特别好吃,只是她试着做了许多次,始终做不出你做的味道。

十一年前的那个“五一”,小弟给我打电话,说你突然病了。我从千里之外赶回家,你已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。此时站在你的面前,只有我知道你要交待什么。我默念着承诺,心电监护仪上的波浪纹渐渐变成了一条直线,你放心地走了。

在用纸墨写信传递思念之情的年代,我给家里也写过很多信。听弟妹们说,每次接到我的来信,你总是叫弟妹们一起围桌而坐,催父亲念信给一家人听。信念完了,你总要问父亲,还有不,还有不。然后把信接过去,看上几遍,再默默地去烧火做饭……今天是我第一次单独给你写信,没人陪你一起看信了,也没有什么洗衣做饭的事耽误你看信了,你就安安静静地看吧,不急,我知道你要看好几遍的。

母亲,信写到这里我要对你说个事。就在昨天,经常见面的一个老同学煞有介事地跟我说,他前几天听人说,我不是你亲生的,四个弟妹才是你亲生的。面对老同学的惊讶和疑惑,我承认了这个从小就知道的事实。老同学还问我记得生母不,我说生母早逝,实在无法记起生母的模样。母亲,你现在可以告诉我,生母就是你的模样,我的亲爱的母亲的模样……

隐藏的秀湖

安徽黄山 崔志强

认识秀湖完全出于偶然,本在太平湖游玩,突然文友一个电话,立马驱车前往龙门乡秀湖造访。秀湖是一座藏在深闺的村落。秀湖原来称谓复兴。村民只知复兴,不知有秀湖。问询中始终不知所指,终于一中年人略知一二,指着前方云云。按照他的指引顺利抵达。看来秀湖还藏在深闺里。

载我们的木船泊在岸边,看似小巧,轻飘飘,但坐上去却很稳,只是轻微晃荡了几下。船离水岸,眼界就开阔起来。起初景致不咋样,和普通山水草木一样,平铺直叙,但渐行景致渐迷人,两岸隐现,水波浩淼,湖海的景观呈现,天空成了另一方蓝色的湖水罩在头顶,我们宛在水中央。一下被震撼了,我们都静静凝望着眼前的景致,心思浓妆淡抹,有人不禁举起了手机。

就在这当口,我看到了水中人家,三三两两如白帆样泊在湖中如青螺的小岛上,在绿树中隐现,有的只露出一角屋檐,宛如捉迷藏。真是世外桃源啊,我心里感叹。这些水上人家真幸福,独享这一方山水,这一方空阔,不闻外界车水马龙声,只聆水声天籁声。同行人说要是筑庐于此,渔樵耕读,看风揽月,该是多惬意啊。他的话题引起了我们的共鸣。是啊,城市虽然带来繁华,但也带来喧嚣和逼仄,心灵局促着,荒芜着。

一叶小舟如一枚发卡样别在不远处的湖面上,男人立身摇橹,女人坐着也握着一支橹,但好像都

静止了,他们只是任小舟飘摇,连时间都为们们静止了。每一座小岛的路口都泊着船楫,船楫让他们在水上如履平地,和岛外相连着。半空中则是如五线谱样的电线,编织着美好的生活,使他们既享山水之远,又拥现代之便,世界和他们很近。闲下可摇橹,可垂钓。沿途我就看见好几位悠闲垂钓者,坐在岸边,或倚在木筏上,日子远了,心情疏朗,让我们羡慕不已。生活需要繁华富丽吗?需要急雨繁弦吗?眼前的风景和生活也许就是我们想要的样子,才是我们梦中追求的画面。

在秀湖水上我们行驶了半个多小时,才抵达那座岛。那座岛让我们也短暂做了回桃源人。岛看似小,可也藏龙卧虎,栖居了两三户人家,并且屋宇簇新,宛如刚刚粉刷过,其实是山清水秀环境洗沐的结果,隔山隔水,尘埃抵达不了这里。我们自由行走,村民热情指引,有问必答,并且还留饭,我们婉拒。站在屋前就可看山观水,水是巨大的翡翠,山是连绵的画屏,眼眸日日滋润,花香时时盈鼻,不是神仙也胜似神仙!

干笋炒肉丝

安徽黟县 舒敬东

客人一进门,母亲便轻声吩咐我:快去米瓮里取把干笋来。“干笋”两字一出来,我就知道母亲今天要炒什么菜,定是“干笋炒肉丝”无疑了。幼年记忆中,有两道菜,我很是难忘:一道是母亲做的“烤蹄膀”,另一道便是这“干笋炒肉丝”。

笋是水笋,细细的,尺把长,是哥哥从附近的山上辛苦寻来的。可我至今还在纳闷:这笋明明是生长在山上,取名却叫“水笋”,不知是何道理。不过,印象中,水笋要数四哥拔得次数多些,兴许是大哥、二哥、三哥他们拔笋时,我还年幼不懂事吧,没了印象。四哥拔好一大袋,从山上背回来,我便和妹妹坐在门口天井处剥笋壳。现在剥壳很快速,一手握住水笋根部,一手用利刃削去水笋的侧梢,然后抓住残留的末梢,一扒便去掉笋壳了。我们那时可没人想出这灵巧的方法,而是左手一把握住笋子的顶部,留出寸许末梢,右手拇指与曲起的食指便捏住它,左右一揉,再从裂处撕开,抓住一半,用右手食指一卷再卷,直至卷去一半笋壳后,接着去卷另一半。一大袋水笋剥完,右手食指痛且紫。当然,这点疼痛,与山间草丛里的艰辛,不可同日而语;无须上山,就已是对我俩莫大的疼受了。

掐去硬实无法食用的根部,洗净之后,就可以入锅煮了。干水笋炒肉丝好不好吃,煮是关键。若未煮透煮熟,之后做菜时再怎么用心都成不了佳肴,也就待不了贵客;就像端出夹生饭一样,自己难堪不说,客人亦是难受。一定要用大火煮一两个小时,直到熟透。

母亲一般是晚饭后用大锅大火煮。这大锅,一年里虽用得不多,却也是家家必备,厨房里必不可少:杀年猪,烧开水要用它;岁末,蒸食桃、蒸年糕要用它;平时,煮笋、煮粽……还是要用它。水笋煮烂之后,并不即刻捞出,而是让它们继续待在热锅沸水里,用炭火闷上一夜,第二天一早,再捞出来爆晒。如今,个别餐馆的餐桌上也有干水笋炒肉丝这道佳肴,可那水笋就欠这闷的功夫,嚼起来总是不如当年爽口,费劲。

这水笋晒干后扎成束,放入米缸存放,可数年不坏。过年过节,或是临时来了客人,取出一束,用热水一泡,再配上几个辣椒几两肉,就是一道人间美味。接过干水笋,母亲顺手就放入一个大洋瓷碗里,用开水浸泡,转身再合上一碗,如此几分钟之后,干水笋就松软如初,可以撕成细条了。我便去附近的菜地摘几个红辣椒,顺手在院旁的溪水里洗净;此时,母亲也早已去村里肉摊上割肉了,肉自然不会多,半斤左右,在当时却已是尽力了。

这干水笋炒肉丝,没有红辣椒,万万不行;红辣椒不辣也一样了无滋味。这红辣椒须得辣到额头发热,冒细汗,却又入嘴,才好;用青椒替代呢,则色上不明,少了视觉冲击,也是一样不可取。所以,红辣椒的辣要适度,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替母亲将红辣椒切成丝后,我便上厅堂来给客人续茶,陪客人说说话。再进厨房时,母亲已将水笋炒肉丝盛进蓝边碗,满满的,正在灶台上冒着热气。